

展示中华武侠小说新风采

独孤残红著

# 销魂十指令

柳如眉

雨细花外

漏聲聲過

送教習寒雁

起賦

書畫

屏幛

鷓鴣香

霧漫香

簾幕

湘水

紅世

簾幕

長君

調寄

千秋月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市场营销案例与策略

# 销魂十招

中国市场营销案例与策略

销魂十指令

独孤残红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 销魂十指令

## 下集 故事梗概

楚天琪在幽花谷得到白发魔女孟志英的指导，又得七色丁香花的功力辅助，丁香公主自废武功全力相助，终于练成了旷世武学销魂十指令。在出山之日，郡主娘娘识破了孟志英欲控制楚天琪的阴谋，借用火药引动火山爆发，将孟志英埋藏在了火山谷洞里。

楚天琪为郡主娘娘所惑，到无情岩为宋艳红报仇，没想到仇人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杨玉。在紧急关头，宋艳红和丁香公主赶到，制止了子杀父的悲剧重演，楚天琪证实自己身份后，愤然离走。凌云花为了与郡主娘娘争夺儿子，将楚天琪永远留在身边，不择手段，用当年的迷宫春药，捏合了楚天琪和杨红玉，楚天琪药醒后击昏了杨红玉，万分痛苦地离开了鹅风堡。

为了使楚天琪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郡主娘娘命丁香公主送楚天琪进京面见皇上。皇帝封赐了楚天琪王号，钦允了他与丁香公主的婚事，并赐他内臣二品冠服玉带，奉旨南下接办姜铁成的官案。功名利禄，荣华富贵，使楚天琪变成了另一个人。风牙谷诛杀重臣，将军墓追杀师傅，六合庙计杀六残门众人，紫云山庄秘密处死天下第一捕快……

这所发生的一切，全是一个早已预计了的阴谋，楚天琪只不过是这个阴谋中的一个结扣。一个无辜的牺牲者，却和郡主娘娘一样，认定自己是胜利者。

欲知楚天琪何去何从，请看下集。

## 下集目次

四十一	白发魔女	1
四十二	七色丁香	16
四十三	销魂十指乱乾坤	31
四十四	天下第一捕快铤而走险	49
四十五	无情岩前的万缕情思	55
四十六	重演的悲剧	81
四十七	仙乡镇奇遇	97
四十八	天桥三霸	113
四十九	禁卫军统领	130
五十	踏进皇宫奉先殿	145
五十一	烟花楼中的师姐	162
五十二	风牙谷奉旨诛重臣	178
五十三	发疯的女人	194
五十四	少林寺五位大师	210

五十五	谁是南天秘宫宫主	226
五十六	追杀南天秘宫八僧	242
五十七	武林贩子白老板	258
五十八	六残门的复灭	275
五十九	充满血腥的阴谋	291
六十	命运，谁都难预料	307

《沧桑江湖》全书共三卷：

上卷《销魂一指令》(三册，已出)

中卷《销魂十指令》(三册，已出)

下卷《销魂百指令》(三册，待出)

## 四十一 白发魔女

幽花谷。想必是鲜花遍地，幽香扑鼻的清雅山地。

然而，踏进谷里，不见鲜花，也闻不到幽香。

四处一片赤赭色的光秃山岩，千仞陡峭宛如刀削。

没有一颗树，没有一根草，连一块附石的青苔也不曾见到。

山谷里，除了冷烈的山风，就是一团团褐色的沙雾。

这就是幽花谷？

楚天琪沿着谷底缓缓而行，心中充满了疑惑。

“咳——”坐骑一声长嘶，踟躇不前。

楚天琪注目观望，空山石谷，不见人影，也不见飞禽走兽。

前面的谷道还很宽敞，马为什么不肯继续向前？

他心中正在犯疑，突然，两个赤裸着上身的汉子，象是从岩缝里钻出来似的，出现在马前。

楚天琪立在马背上，凝身未动，袖内的短刃已悄然滑落在手中。

一个汉子先向楚天琪鞠个躬，然后道：“阁下可是楚天琪？”

楚天琪点头道：“正是。”



两个汉子又一齐鞠躬道：“主人在洞中已恭候阁下多时了。”

楚天琪收起短刃跳下马背，一个汉子立即上前接过缰绳。另一汉子道：“请阁下随我来。”

牵马的汉子继续向前走，引路的汉子却走上谷道左侧的岩坡。

楚天琪跟着引路的汉子走上岩坡。眼前是一片陡峭的石壁，哪有前进之路？但引路的汉子仍沿着岩坡往上走。

既然汉子往上走，坡上就一定有路。

行不多远，山崖石壁凹处有一口干涸了的山泉井，井上方的石壁上刻着三个龙飞凤舞、挥洒自如的大字：火灵洞。

井旁一个小石洞，窄得只能客人侧身挤入。

这就是宫主说的火灵洞？

两人刚靠近小石洞，洞里传来一声低沉而冷厉的喝声：“谁？”

“主人要见的人的到了。”引路汉子道。

“可有令牌？”洞里又问。

引路汉子扭头对楚天琪道：“对不起，请阁下出示宫主令牌。”

这火灵洞也属宫主管辖？

楚天琪一边思索，一边掏出玄铁木牌递了过去。<sup>1</sup>

须臾，洞里传出一声高呼：“请楚公子。”

楚天琪在前，引路汉子随后，两人侧身挤入洞中。因洞口太窄，楚天琪衣襟被石棱挂破。

洞里燃着灯，十步一盏，直延深处。

三个赤着上身的汉子站在洞口两侧。

脚下是石阶，灯光之下看得清楚石阶是人工凿成，洞底一股暖风徐徐吹来。

洞口窄，穿衣出入不便，洞里有暖风不用穿衣。楚天琪顿时明白了，为什么火灵洞的汉子都赤着上身。

“楚公子请！”那位发话的汉子将玄铁木牌捧还给楚天琪后，踏下石阶，先行引路。

楚天琪跟在汉子身后走下石阶。

石阶先下后上，左拐右折，转过两个弯道，已到第二个洞口。

此时，第一个洞口石壁里传出了一个低沉，嘶哑的声音：“封了洞口，全部撤回！”

三个汉子点燃了埋在洞口岩石下的火药引线，迅速退进石道。

“轰隆！”一声闷响，石岩倒塌将洞口严密封死，接着，石道壁上的油灯也一盏一盏相继熄灭。

楚天琪转出第二个洞口，眼前豁然一亮，原来这里还有出洞口！

随着汉子走出洞外，眼前却是另一番天地。

一块绿草绒绒的崖坪，坪上各种花卉，姹紫嫣红，十分绚丽。一条溪流从崖坪旁淌过，溪边一溜天竺葵，闪烁着淡紫色的荧光。

坪上荡漾着暖暖的春风，空气清新得沁人肺腑，充满着潮润和浓郁的芬香，令人迷醉。

崖坪四面绝壁，成环形高踞在苍穹里，把这块隐蔽的小天地和外面的秃山，隔成了两个宇宙、两个世界。

左侧的石壁中有一座石庙，庙门的横楣上嵌着一道石匾，

“养身庙”三个大字在阳光中熠熠发光。

楚天琪发怔地凝视崖坪，心中感到一阵惶惑不安。

蒙蒙眈眈之中，他觉得自己仿佛在哪里见到这崖坪。

秃山，花草，崖林，石庙，一切都似曾相识！

咦，不对，崖坪上应该还有四座坟墓。怎么没见到坟墓？  
梦，一定是梦中到过这里。不，不是到过这里，是到过  
一个和这极其相似的崖坪。

哪崖坪又是什么地方？

他记不起出身百日之前的事，那无果崖坪在他的记忆中，  
只是个比梦幻还要依稀、模糊的印象。

而这幽花谷火灵洞崖坪，只是个与无果崖坪极其相似的  
隐在秃山中的绿洲，两崖坪之间并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若说不同之处，两崖坪倒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无果崖坪  
是个花草如织、凉风习习的世外桃源，而火灵洞崖坪则是个  
坐在火山口上，充满着危险和阴谋的罪恶策源地。

但两崖坪的主人却有过亲密的关系，火灵洞崖坪养身庙  
中的白发魔女孟志英，曾是隐身在无果崖坪隐身庙中的断魂  
谷门令主白石玉的妻子。

郡主娘娘却又是白石玉的情人，她为白石玉生下杨凌风  
后，为逃避父亲的惩罚，装死躲到了火灵洞岩坪，和白石玉  
的妻子孟志英整整生活了三十年，直到父亲死后，她才回到  
南天府。

杨凌风背叛断魂谷门，改容冒名空然大师欲夺少林寺，  
独霸武林，这一切阴谋都得到了郡主娘娘和孟志英这两位母  
亲的支持，否则，杨凌风当年在武林中决掀不起那么大的风  
浪，也不会死得那么惨。

杨凌风死后，郡主娘和孟志英不但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把仇恨记在那些阻挠过杨凌风登上武林宝座的人的身上，她们说，她们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儿子好。

可悲，可叹，可怜天下母亲心！

人们相互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这些联系纠缠在一起，就如同一团埋不出头绪的乱麻。有谁能解开眼前这种如同一团乱麻的，神秘而又错综复杂的联系呢？

谁也不能。谁都只能在猜测，连那位万能的南天秘宫的宫主也不能，因为在这种联系还被虚伪、假象和阴谋的雾纱笼罩。

楚天琪是这些联系的环扣，他把这些错综复杂而又充满着矛盾的联系紧紧地扣在一起，成了矛盾双方，种种阴谋中必不可少的人物。

然而，楚天琪本人并不知道这些联系，甚至连白石玉和杨凌风是谁，他都不知道。

他仍然痴迷在迷幻之中，一切都象是曾经看到过，但又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过眼云烟。

他忘了带路的汉子，忘了自己来此的目的，木立在坪崖中，变成了一尊石刻的雕像。

“楚天琪，既然来了，为何不进庙来？”庙内传出一个嘶哑的声音。

声音虽然不大，但却似金针刺入耳膜，立时将他从痴梦中刺醒。

他抖抖衣袖，整了整被石棱挂破的衣襟，然后迈步走进石庙。

庙殿内没有窗户，所以光线很暗。

没有神台和神龛，也没有香鼎和香火，只有一只竹榻上摆着一个盘膝而坐的光脚泥塑菩萨，竹榻前的地面上—排蜡烛闪着阴森森的光亮。

楚天琪环目四顾，不见一个人影。

他正待发问，突然，殿内响了话音：“天琪，辛苦你了。”这声音好似一眼古井里传出，沉闷，嘶哑，令人悚然。

谁在说话？他目光再次迅即扫过四周。

仍不见一个人影，但说话声肯定不是从石壁里传出的，他不觉心怦怦直跳。

“害怕了么？”那声音又响起了，“嘿嘿，我在这儿哩。”

楚天琪先是一愣，旋即，目光落在竹榻上的泥塑菩萨身上。

那声音是泥塑菩萨发出来的！

定睛细看，盘膝坐在竹榻上的不是泥塑，而是一个干瘦如柴的老太婆。

老太婆双掌合十，挺胸直背，端身而坐，瘦骨嶙峋的双肩上披着一件衣袍，光着青筋毕露的两只盘起的脚，披散着稀疏的白发，一张布满着深深皱纹的面孔象块死木头疙瘩。

楚天琪定住心神，深吸一口气，大步走到竹榻前：“你是谁？”

老太婆没有回答，两眼只是定定地盯着他的脸，瞳仁深处闪烁着两颗森森然的亮点。

楚天琪被老太婆看得傲气顿发，于是昂首挺胸，神情显得冷漠而自命不凡。

“好样的！”老太婆突然发出一声称赞。

楚天琪并不为这一声称赞而感到高兴，仍是冷冷的问：

“你是谁？”

老太婆沉静的反问道：“宫主没告诉你，我是谁吗？”

“没有。”楚天琪摇摇头，“他只说你是个白发老太婆。”

“是吗？”老太婆顿了顿，沉声道，“我就是江湖人称白发魔女的孟志英。”

“在下楚天琪叩见孟老前辈！”楚天琪撩起衣襟，下跪施礼。

楚天琪并没有听说过白发魔女这个绰号，也没听说过孟志英这个名字，但对方已报出姓名而且年纪远在自己之上，楚天琪是以晚辈的身份拜见孟志英。

孟志英正襟危坐，大大方方地受了楚天琪一拜，也不还礼，只是衣袖抖了抖，示意楚天琪起来。

楚天琪起来之后，在竹榻旁的一张木凳上坐下，心里颇有几分不快。

孟志英根本不理睬楚天琪的表情，板着木雕似的瘦脸道：“宫主叫你来火灵洞干什么？”

楚天琪绷起脸，沉声道：“宫主说，在你这里可以找到我想要得到的东西。”

“你想要得到什么？”孟志英凝神察看着楚天琪的表情。

难道这里是神话中的魔宫，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心念一动，楚天琪不慌不忙，几乎是郑重其事地说：“爱情。”

如果这里真是有求必应的神宫，他所想要得到就是与丁香公主赤诚的爱情！

孟志英塌陷的眼窝里眼珠子闪动一下，一道痛苦的幽光在眼底的深处，悄然掠过。

但，这只是转念之间的事，在楚天琪还未意识得到的时候，她已经说话了：“我这里没有爱情，我本身就是个饱受爱情痛苦所折磨的女人，因此我这里找不到爱。”

她说的是实话。但又不是事实。如果没有爱，她就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爱，她就不会与郡主娘娘合伙去制造种种的阴谋。

楚天琪望着孟志英，想了想道：“功名富贵。”

这是试探性的询问。宫主说秘宫的少年杀手都已被推荐入宫了，也许这里是宫主安排他的去处。

孟志英木头脸上居然绽开一丝笑容，不过那是冷笑：“老姬不在朝中为官，不是皇亲国戚，也不是王侯老娘，栖身在这养身庙内，哪会有什么功名富贵？”

楚天琪沉吟良久，才道：“这么说来，是宫主在骗我了？”

“不对。”孟志英缓声说道，“宫主从不骗人，我这里自有你想要得到的东西。”

楚天琪脸上表现出困惑不解：“哪是什么？”

孟志英沉着脸：“你自己想想看。”

楚天琪望着竹榻前的烛光，心情迷惘，不知如何回答。

孟志英合上双掌，闭上了双目。

宫主所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楚天琪低头思沉良久，终得不到答案。

他心情沮丧地抬起头，准备向孟志英辞别，忽然他发现孟志英正在运气练功，两颊青筋高高鼓起。

蓦地，脑际灵光一闪：武学！难道这里有天下第一的武功绝技？

他是个练武人，从小受秘宫争“天下第一”这个感人心

智的虚名思想影响，自是嗜武如命，对旷世武学更是梦寐以求。他之所以刚才没想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没想到宫主在解散秘宫的这种非常时刻，居然还会引他来学武功！

他瞧着孟志英，片刻，一字一吐道：“天下第一武学。”

孟志英闻言，敛住运气，长吁口气，徐徐睁开双目道：“你很聪明。你说的没错，这里有你想要得到的天下第一武功绝学‘销魂十指令’。”

销魂十指令？一个高雅，温柔，充满着梦幻意境，而又透着凄凉和冷酷的武学名称！

心中充斥着几分激动，几分喜悦，几分忧愁，但激动多于喜悦，喜悦又多于忧愁。

于是，他从木凳上站起，用略带颤音的声音说：“谢孟老前辈！”说罢，便欲又行大礼。

“慢！”孟志英伸出一手阻住楚天琪，冷声道：“你先别谢我。我这里虽有天下第一的武功绝学，但你能不能得到它，还是个疑问。”

“为什么？”楚天琪问。

孟志英目光陡地发亮：“凡事讲个机缘，你现在有了机会，就看有没有缘份了。不过，事先我得警告你，这武功若是练成自然是天下第一，独步武林，但若出差错，重则丧命，轻则残废，你可要三思而行！”

楚天琪带着百般烦闷和苦恼，种种谜团和情思来到这里寻找避难和解脱，想不到竟会遇上习练天下第一武功的奇缘，但练成了不见得能摆脱这种种困扰，残废或丧命也许倒是一种彻底的解脱。

他望着神情肃穆的孟志英，淡然一笑：“塞翁失马，焉知



祸福？”

孟志英一怔，这话是什么意思？

两人相视良久，孟志英道：“你决定了？”

他潇洒的一笑：“那还用说？”

此刻，他脸上的阴霾一扫而尽，眉宇之间，英气勃勃。

孟志英举掌一拍，两个赤着上身的汉子应声而入。

“领楚公子去用餐。”孟志英吩咐道。

“孟老前辈……”楚天琪还想说什么。

孟志英挥手阻住他道：“你去吧，用过午餐后，咱们就开始练功。”

“谢孟老前辈！”楚天琪脸上掠过一道喜悦的光彩，没想到白发魔女办事竟是如此干脆。

“请楚公子随我来。”两名汉子领着楚天琪走向殿左侧石

门。

楚天琪脚刚踏上石门边。

“慢！”孟志英突然一声沉喝。

楚天琪惊诧地转过身：“孟老前辈还有何吩咐？”

“今后你不用叫我孟老前辈，”孟志英声音中增添了几分温柔，“你就叫我孟曾祖母吧。”

楚天琪困惑地：“孟曾祖母？”

孟志英抿嘴道：“我不够格？我比你那位曾祖母郡主娘娘还要大十多岁哩。”

她对自己的身世显然全都明白！

楚天琪心一动，于是趁机问道：“我真是郡主娘娘的曾孙儿？”

“这话是什么意思？”孟志英脸上有一丝惊异。